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祖徠集卷十二

宋 石介 撰

書

上范中丞書

五月九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  
介聞新除中執法乘疾置趣歸闕且過於鄆走遣僕夫  
持書數幅見長旄大旆至則以書跪於馬前而宣其書  
中言曰今天子命河陽舊相李公入平章中書事命青

州牧天章閣待制范公為御史中丞四海之望洽矣三  
靈之心協矣人主聰明一朝獨運於萬幾之上沖然發  
乎宸慮既已於四月十七日天子憲法行革近朝救政  
七條事又於二十一日罷八御藥官思掃除頽風一新  
庶政乾坤上下日月寧海莫不清潤乃躬引忠鯁亮直  
恢闔博達之士一立於巖廊以和天下之政令一領於  
中司以持天下之紀綱夫巖廊之上政令所出政令一  
不善則天下無政令矣中司之任紀綱所在紀綱一不

正則天下無紀綱矣內外官府百餘局惟中書憲臺為  
天子腹心耳目為朝廷總領為天下都會國家官人千  
數負宰相中丞執天子憲法行天子誥命布天子教化  
故天子特重其任周禮有太宰小宰太宰則今之宰相  
也小宰則今之中丞也居黃扉青瑣坐而論道絳服白  
簡會常專席蓋以嚴其地也尊其人也示臣寮不得而  
並也衆人不得而為也惟主上英智神武睿略雄斷能  
內修其德外取賢傑以自輔相惟相國者德宿望忠誠

正氣能耐久不變終升大輔惟中丞大節直道危言敢  
諫能守正不撓自結明主簡在帝心符於物望人神上  
下胥相協慶窮天之垠合億萬口并億萬心如一心如  
一口無一人異辭者初成命出士走諸朝吏走諸府商  
走諸市農夫走諸野皓白之老三尺之童鼓舞歡欣騰  
躍道路曰天地久不序陰陽久不和風雨久不時寒暑  
久不節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調乎淫靡蠹人  
文佛老害正教興作奪農時土木耗民財其待吾天子

吾相國吾中丞而救乎刺史多輕授縣令多非人良直  
多泥埋奸賊多旌擢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聞  
乎中貴人黨盛千餘年口含天憲手握王爵出入內外  
權傾四海天子之命不出於軒墀之上而出於房闈天  
下之政不出於廊廟之間而在於閹寺其待吾天子吾  
相國吾中丞而禁乎歲旱久不雨螟蟲久為災天下民  
阻饑而且將死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食乎鰥  
寡惻獨不能自養者怯懦困窮不能自存者聞之曰我

其為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生乎窮海之隅荒山之  
徼覆盆之下日月有不照臨者聞之曰我其為吾天子  
吾相國吾中丞所提乎天子之明之聖擬於堯舜侔於  
禹湯過於文武相國中丞之功之德格於皇天被於四  
海暨於草木蟲魚故能感於人心懷於民情壯偉哉以  
相國中丞同德協心左右成聖天子天下太平可延頸  
翹首而待也唐太宗得房魏明皇得姚宗故李唐十八  
世三百年獨貞觀開元為太平以我聖天子亦唐太宗

明皇也以相國中丞亦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宗也豈  
知明道不為貞觀開元乎閣下無曰吾位為中丞致太  
平宰相之事閣下雖則中丞天子之任閣下也以宰相  
天下之待閣下也其以中丞行宰相之事乎况天子注意  
天下屬心踐登公槐正位巖廟在旦暮矣惟相國中丞  
為天子為天下致太平焉且夫聖人乘運運乘氣天地  
間有正氣有邪氣聖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為真運氣正  
天地萬物無不正者矣故其君為明君臣為賢臣民為良



民百物無札瘥天殤陰陽順序風雨時降昆蟲草木各  
遂其生植不有變怪蓋至正之氣行於天地間東西南  
北中央上下無容髮隙妖孽惑邪之氣無自入矣自毛  
髮之隙容邪氣干之正不純一矣故運氣正必有聖人  
乘之而王聖人必有賢人起焉而輔黃帝之六相唐堯  
之舜禹有虞之十六相湯之伊尹仲虺高宗之傅說文  
王之太公闕天咸王之周公召公漢祖之蕭曹光武之  
取節唐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度皆應期

運而生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  
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各從其類今天子乘  
正氣而王今相國今中丞逢真運而生聖賢符合千載  
旦暮在此時也惟相國不以十三四年間取華塗顯仕  
充其素量直以得真主逢真運如舜禹十六相佐唐虞  
伊尹傳說之佐湯高宗太公闕天周公召公之佐文武  
成王房魏姚宋裴度之佐太宗明皇憲宗俾我聖天子  
六五帝而四三王太平之基丕丕與高天厚地而比崇永

三靈之心四海之望也文中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  
一氣而得也傾耳而聽拭目而視太康之始書同文車  
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熙之後而君子  
息心焉今區域混一文軫遐暨聖天子春秋鼎盛盛德  
日新天下傾耳拭目以待堯舜之治斯亦帝制可作  
之時也相國中丞當竭王佐之才罄忠臣之節以副人  
主急太平之意符天下傾耳拭目之望無如太康之際  
帝制遂不克振使天下君子息心耳介生二十九年

貧賤寒餒中胸臆鬱不得舒散一旦見聖人龍行雷動  
於六合之上賢臣躍起雲會耳目如豁聾聵心意如祛積  
滯踴躍奮悚不能制其喜以筆墨寫胸中事布之於旌  
麾下擯焉納焉惟命不宣介頓首

上郭殿院書

百拜獻書於殿院執事天聖末太后出閨闈坐軒墀上  
手握天下柄恩威刑賞自己出宰相百官重足屏息不  
敢動充負備位而已恩厚宗屬祿賞過差惟器與名假

於廝役非勲非德濁亂品流宰相不能復持其綱紀輒以太祖太宗真宗三世之成憲弛之憲臺四御史舉其職曰天下綱紀既不在宰相堂則當在吾府宰相既弛之吾屬又不能持之賞罰其誰明名器其誰正天下其誰屬朝廷其誰倚我太祖太宗真宗之垂法遂隳矣乃削牘公車請於上前言直意切觸龍逆鱗宮中赫然震怒迫責逐出以暴露其過天下想望四御史風采頌歎四御史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進復以直道退得所

退矣今年四月一日皇帝始親決萬機革故鼎新萬物  
皆覩乾行雷動六合聲聞既已革近朝弊政七條事又  
罷八御藥官思與天下潔濯洗然清明端正治本建隆  
皇極以河陽舊相李公先朝元老四海具瞻乃召歸中  
書執政事又以青州牧天章閣范公忠亮骨鯁本朝名  
臣乃引入御史府為中丞以河北轉運使李公剛簡直  
烈周行正人乃延登御史府知雜以陳州同判范仲淹  
敢言極諫縉紳端士乃擢在諫署為諍臣又還四御史

以起廢滯以旌良直太平之政赫然以新三王之風延  
頸可待天下復想望四御史風采歎頌四御史聲烈而  
歌舞之曰以直道退復以直道進得所進矣惟四御史  
天資忠直魁閣偉傑之氣應時運而生當太后朝能烈  
烈持綱紀為國家盡死節擯斥千里外頓挫摧辱幾至  
死而曾不避信忠誠亮節貫白日矣今人主聰明神聖  
英威睿武增諫負廣言路黜僉人用壯士任人不疑聽  
納如流諫者不懼言者無罪傳曰邦有道則危言危行

御史今得其時也朝廷復有遺有闕待他人補之乎待  
他人拾之乎補之不盡其責他人乎盡在於御史矣夫  
百鍊不耗良金也千里不跌良驥也夷險不改其操窮  
達不易其行真賢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唐相  
元微之初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  
七授監察御史劾奏東帥違詔過賦數百萬又奏塗山  
甫等八十餘家寃事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  
命分臺董之時有河南尹房式坐罪植舉劾之監軍使



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擅械繫人踰年臺  
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  
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訴稹或奏或劾或移  
皆舉正之聲名揭然聳動內外風望凜凜天下延想既  
為權臣所擠黜江陵徙通判移越州凡八九年復歸朝  
忠骨懶為佞氣正色揉為諛容乃變節從權附勢以媒  
身事雖得進用始齷齪自保卒不能復見嘉謨立竒節  
以裨國家君子鄙之史臣譏之萬世之下為後人賤其

得幾何其失幾何御史其初既蹈元之躅其終無躡元  
之迹君子曰不欺闇室又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今天  
下傾耳拭目以觀御史之舉朝廷之上一言出一善布  
天下聞之天下見之一言失一善廢天下伺之天下窺  
之其欺豈特闇室也其視其指豈特十目十手也惟御  
史能有其初能有其終社稷幸甚四海幸甚不宣介頓  
首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足下介間居嘗讀唐文粹及昌黎集觀其  
述作炳然有三代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  
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  
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為之辭大者驅引帝王之道施於  
國家及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叙百  
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為文其  
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  
繁多聲律調諧而已彫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

真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易曰文明以正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欽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缺壞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為唐之文也蓋其弊由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清染積漸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袂於其間崛然而起將無革者乎

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  
體卑弱氣質叢脞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六合逮章  
武皇帝負義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於軒墀之  
上武功戰定四海內政刮疵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化  
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烜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學  
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已乃以空桑雲和數百年希濶  
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間衆人耳慣所聽唯鄭  
衛恣憊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為之世雅頌正始

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  
竊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無窮休  
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  
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居易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  
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  
數十子亦皆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効吏部之所為故  
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衆能起三數百  
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如日月渾渾灑灑

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組織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為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為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囊筆窮山刊木模刻其文字布於天下以為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

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  
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  
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  
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組繡於手天  
下靡然向風寢以成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  
唐之弊變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至雄先  
生無與讓先生識與天地相際接學臻古今蘊奧名節  
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韋夔之才伊呂之志周公之道



軒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然而洽矣施之於廊廟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戾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祿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訐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與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有厥德於億萬世迄於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

雅世教隳壞扶傾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危乎仲  
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  
生如果欲有為則請先生為吏部介願率士建中之徒  
為李翱李觀先生唱於前介等和於後先生擊其左介  
等攻其右先生倚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茲萬百  
千人之衆革茲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為盛  
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  
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距

誠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  
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  
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欲全  
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蓋知其道在已不  
得而讓也今也道實在於先生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  
斯文衰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  
屬意豈特區區小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上杜副樞書

九月十二日奉高大夫遣人叩山扉疾叫稱賀曰京兆尹杜公拜樞密副使凡在海寓之內魚蝦之細草木之微猶且慰喜吾曹衣冠之流視魚蝦草木為靈號有知識宜知杜公之賢能才美天子聰明神聖知人不疑擢在樞輔將以富壽生人萬世鴻業敢不賀介既聞驚起盥漱具冠帶頓首西望拜曰吾聖天子睿武濬哲在黃帝堯舜禹湯之上能自得賢人而任之宜祿宜壽宜有天下萬千年我公魁礪骨鯁純忠大節有夔龍周召之

姿能自得明主而佐之宜康寧宜福祉宜翊輔聖天子  
萬千年君堯臣夔千載同時既西鄉又再拜賀曰公昔  
為御史中丞以去咎應不在已悵然有恨色公今職筦  
樞機位亞台宰可以舉賢矣可以去不肖矣天下之賢  
者進矣不肖者退矣又公與曹諫議脩古鞠天章詠劉  
待制隨李龍閣絃孔給事道輔為友且同道自曹而下  
五人皆足不得踏兩府門下而死雖履清塗踐更劇  
任嘉謨嘉猷匪躬之節稱於君子書於國史尚未得罄

輸其忠而大行其道齋志以沒地銜恨於九原不獨五人者以為恨朝廷天下亦為五人痛之痛五人者道不  
大行也痛天下之人被福澤之淺也惟公康寧福壽優  
游大僚得志於兩府是五人之道盡行於公矣伸五人  
之志釋五人之恨矣不獨朝廷天下受公福澤五人實  
歡舒快喜於泉下矣二者又重為公之賀也雖然難逢  
者時難得者位道至難也可以學之而至時與位非力  
能至也古聖賢急行道逢其時得其位不待終日而誅者

懼時之亟去而位之亟失也故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其不待八日九日而誅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九日不失位也此聖人行道之心至矣得一司寇區區諸侯之國且舉大惡而誅之噫司寇小官也諸侯列國也位輕國小不足以行道道行不出千里今公為天子柄輔親在宥密位足以行道道行及於天下被於萬物非小也公於此時宜副天子注任之意酬昔日中丞之心舒曹孔五人之恨舉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之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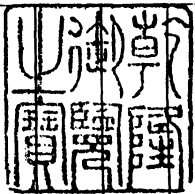
外不尸君寵內不孤己志近無憾亡友遠不負孔子介  
不任拳拳之心介再拜

上張兵部書

介嘗讀易至序卦曰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  
以復今斯文也剝且三百年矣剝之將盡其終必有復何  
者堯舜禹之道剝於癸天授之湯堯舜禹之道復湯之  
道剝於辛天授之文武周公湯之道復文武周公之  
道剝於幽厲天授之孔子文武周公之道復孔子之道



始剝於楊墨中剝於莊韓又剝於秦莽又剝於晉宋隋  
梁陳五代終剝於佛老天授之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  
愈孔子之道復今斯文也剝已極矣而不復天豈遂喪  
斯文哉斯文喪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見矣  
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於斯未嘗不流涕橫席終夜不  
寢也顧已無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  
復斯文其心亦不敢須臾忘此惟執事憐之不宣介頓  
首



祖徠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祖徠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孫慰祖

欽定四庫全書

祖徠集卷十三

宋 石介 撰

書

上蔡副樞書

夫聖賢不徒生也。四凶在朝，堯德不明，舜起佐堯，流共  
工於幽州，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  
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川，距四  
海。成王幼，周公踐阼，制禮作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

作王道失叙禮壞樂崩三綱將絕彝倫攸斁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揚墨塞路儒幾病矣孟子作十四篇而闢之新莽篡漢道斯潛矣揚雄作準易五萬言法言十三章而彰之晉宋齊梁陳並時而亡王綱毀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經以存之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悖亂聖教蠹損中國吏部獨力以排之故四凶去堯德明洪水息蒸民粒禮樂作周太平六經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揚墨闢孔教行法

言脩莽惡顯續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又是知時有  
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唐季之荒頓五代  
之機槍太祖一戎而夷之錢塘之不朝并州之未貢太  
宗傳檄而賓之真宗脩其制度明其法律章其物采和  
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陛下嗣興制度既修矣法  
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禮樂既正矣教化  
既通矣然則時無弊乎曰何得而無之今之時弊在文  
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

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  
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  
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  
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之所由成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  
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義存乎  
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  
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



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  
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  
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  
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  
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  
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  
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  
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

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叙九疇  
之數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  
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  
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  
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  
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雷為之體花木為之象  
也辭華為之質韻句為之數聲律為之本雕鏤為之飾  
組繡為之美浮淺為之容華丹為之明對偶為之綱鄭

衛為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  
而為之文也棄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為之  
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  
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叙內外何  
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為今之時  
弊也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與吾  
賢弼哉主上天資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乾之元  
德聰明睿智有古之神武恭居淵默則人不見其機龍

興神悚則天下知其變如藝祖之武如神宗之英如真宗之仁信乎明君也閣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為宗工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彌綸天地之化惟時惟幾則成天地之道如夔益如稷契信乎賢弼也以明君賢弼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掌矣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革之者必爭逾時也天下有志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閣下豈不欲引之使施力焉竊見鄆州鄉貢

進士士建中其人孜孜於此者二十年矣其道則周公  
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塗張悔之之文其行則古君  
子之行也仲塗沒悔之死加之公踈繼往子望亦逝斯  
文其無歸矣建中獨能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栖  
栖鄉閭問父母旨甘不繼豈能振起哉上有明君倡之  
賢弼和之使建中承旨接響得施之天下匪朝伊夕聲  
光盈於宇宙矣文不正弊不革未之有也斯百數十年  
之弊彫利元化之文物傷亂風教莫斯之甚閣下一日

能救之則閣下之功與舜禹周公孔孟揚雄文中子吏部並美閣下幸留意焉噫建中其天下賢乎豈止於文而已其器識備而材用定智謀周而宇範遠施之於事王佐材也識時運知進退審出處明顯晦言必信行必果喜過服義閑邪存誠其近古之中庸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於人非其人未嘗與之往還廉介清慎不屈權貴不畏強禦今如舉孝廉建中其首當之介嘗與之遊入齋中竊得其文十篇皆化成之文也若夫

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稱仁德之貞則有  
壽顏論根善惡之本窮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餘論大  
聖人之言辨法者之誤則有畏聖人言論舉五常之本  
究禍福之謂則有原福上下篇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  
大則有原鬼篇守正背邪遺近趨遠則有隨時解達聖  
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擇賢養善察姦  
除惡則有莠辨今皆獻之此其小者也未得其一二建  
中在京師可令盡寫者則見其人矣亦知介不妄也昨

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實聞上乞特名試策今聞依  
例禮部就試萬一失其人是失天下之賢也亦可為國  
家惜之伏惟閣下時留意焉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  
微且昧也建中至單薄也至渺小也閣下至貴重也至  
顯崇也以州縣卑且賤微且昧之人薦至單薄至渺小  
於至貴重至顯崇不亦僭乎蓋知建中之深今走天下  
求知建中者惟閣下矣捨閣下則建中無歸矣故不敢  
逃僭越之罪直冒大賢以聞干瀆鈞嚴云不宣介再



拜

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

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惟孔氏子孫無有  
得之者俟四十餘世近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  
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  
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既能得夫子之  
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  
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  
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

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於魯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焉中丞踰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夫夫子傳四十餘世近二千年以俟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

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  
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佞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  
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  
下貪寵忘諫專威作福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  
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  
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  
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堦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  
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

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早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  
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  
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  
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  
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  
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連更三大藩  
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宇決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

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  
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  
來自階下獨決萬幾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  
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  
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  
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謹  
審審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

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  
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月門前炎炎可炙手  
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用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  
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  
無覩而不復言則向之忠鯁謹直審審敢言乃沽名耳  
其以為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  
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  
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

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囂囂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稍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



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已乎。寔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宣。介再拜。

上范思遠書

介再拜以為古者天子能赫然建功烈。垂基統。揭於億萬世。下稱為聖明者。未有不得賢傑以為相者也。黃帝

之六相堯舜之八元八凱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周之  
十亂漢之三傑唐太宗之房魏杜如晦明皇之姚宋憲  
宗之裴度是也恭惟陛下神聖聰明天資英武深謀睿  
斷進退大臣挺然不疑雄才大畧裁決庶務皆自意出  
資材豈下於前代數君哉自獨臨軒墀親總萬務圖任  
元老詳定正人或在於朝或在於野有魁閣博達卓犖  
英偉之士登崇其人拔置左右以光輔萬世丕丕之業  
故今相庭洎樞府數公與中丞皆不次進任居在密近

又自河北名李為知雜自陳州取范為諫官復三命御  
史位中外胥忤人神相歡皆以為得人海內耳目清明  
復見堯舜之治實陛下能自得古天子取賢傑以為輔  
相之道也天下欲不嘉享太平基緒欲不洪水不可得  
也天子既能自得賢傑輔相則賢傑亦各宜援引天下  
英俊咸臻於朝同德協力弼翼天子萬幾之務昌明國  
家萬世之業中丞公能為之求之於朝不足乃復求於  
野南京張方平閩俊奇穎有逸羣之材青州田直諒智

辯通敏有適時之用則俱薦之於帝顯用其人國家方  
革故鼎新更脩百度宵衣旰食以急太平而能薦擢天  
下英雄國家輔治宣化其道最大其功最盛中丞於是  
有大勲於國家矣然而於京師南三百里拔一奇又於  
東二千二百里取一賢則為天下之賢無遺矣今於青  
州之東六百里宋都之東五百里有一士建中其人能  
通明經術不由注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能自  
誠而明不由鑽研而至其性與聖人之道自合故能言

天人之際性命之理陰陽之說鬼神之情其器識具而才用足學術通而智畧明故能言帝皇王霸之道今古治亂之由生而志道束髮嗜古學為文必本仁義凡浮碎章句淫巧文字利誘勢逐寧就於死曾不肯為故能存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信義忠孝乃其天性中庸正直厥從氣稟精誠特達操履堅純不以利動心不以窮失節若蒞大事凜然不可犯若操大義毅然不可奪若得其人用於朝廷其道施於天下不能

及三王猶可兩漢此建中之長此建中之實介固敢謂天下之賢也鄆州道倅屯田李負外一見稱服謂之絕倫李亦有引拔天下英賢之心輔翼國家太平之道已於今月一十九日狀其實奏上得特召試今聞乞令試策慮朝廷不悉知願得中丞一言聞於相府俾遂其事建中得用於朝得行其道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建中昨晚偕計西去得見足下觀其人始知介不妄也建中有秋賦所投文十篇論一首上李屯田書一首九十二篇僅

數萬言今封去惟熟讀之從可知矣近復有新文三十篇寫未竟西去必攜獻左右介酷愛建中文謂其與道合以為自吏部崇儀來一人而已思遠以為如何古聖人之道榛荆已久其不墜於地也所去幾何建中能持之思遠方大起之建中以此道訪人則恐天下無顧者思遠獨宜留意焉天下淫文輩盛於時視吾徒嫉之如仇幸與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建中若不勝則吾徒果衰弱不振矣聖人之道其將如何思遠豈不

念之其奏草一通亦封去介賢思遠常以道干思遠知之罪之在思遠

上劉工部書

留守工部閣下介前日從公入學中公索觀佛氏畫像以為佛與老氏與吾聖人為三教三教皆可尊也明日從公政事廳同公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像公讚三皇二帝之盛稱所謂佛者則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介殊不曉公之旨何為而為是言也當日不敢面責



公夫道之盛莫盛乎皇黃帝而上幾千百君獨伏羲神農  
黃帝為稱首德之崇莫崇乎帝少昊而下萬有餘祀獨  
堯舜為聖人禹湯文武周公猶不及其號而為王後世  
能躋二帝三皇之懿者真吾師乎夫禹湯文武周公猶  
不能及而佛夷狄之人乃過禹湯文武周公與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等則是公欲引夷狄之人加於二帝三王  
之上也欲引夷狄之道行於中國之內也夫自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於今天下一君也

中國一教也無他道也今謂吾聖人與佛為三教謂佛與老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俱為聖人斯不亦駭矣乎介不曉公之旨何為而為是言也前日公在學觀書於東序謂非聖人之書不可留懼後生讀之惑且亂也公之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書猶不可觀老與佛反可尊乎夫佛之為患佛之悖道佛之壞亂佛之逆人理佛之亂中國唐則有姚崇言之於前韓吏部言之於後本朝如王黃州輩亦嘗極言之數賢言之人皆知數賢之言是

也苟數賢之言是則佛果不足尚公之知識固不下於前數賢誠不識公何為而為是言也朝廷天下名公為正人出一言作一事朝廷天下皆以為法言其何容易哉伏惟重之不宜介頓首

與楊侍講書

萬象森然紛錯觀諸天則見其序焉羣子之言蔓引淆亂觀諸聖則見其宗焉夫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春秋之經易之卦爻彖象周公之典禮皆聖人之

書也聖人沒七十子散微言絕異端出羣子紛紛然以  
白黑相諭是非相正學者不知所趨僕射孫公雖去聖  
人千有餘年其人游聖人之途能得聖人之道如親授  
之為聖朝儒宗文師承事三帝授經兩朝括又耆明冠  
於百辟國朝聲明禮樂並於三代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公有助焉公沒天下士皇皇失其宗師六經之道羣子  
之言無所取衷矣天不使斯文之不傳也故執事嘗親  
炙於公且能傳公之道今執事日侍講崇政殿是又踐

公之職能傳公之道復公之職亦能紹公之休望聲烈  
天下幸甚矣陳言以諷傳經以對開發聖德增光文猷  
天下有望於侍講介材質不肖拘攣於外竊聞新命嘆  
嗟欣蹈之不足繼之百千言豈能盡一二聊布意爾不  
宣介再拜

上轉運明刑部書

轉運刑部執事天聖編敕今皇帝取太祖太宗真宗三  
聖之垂憲成法立為大中之典俾萬世常行而不敢易

其當世之要凡二十有六若夫寬賦役遏貪暴止妖俗  
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皆三王之教也賦役寬則民樂  
貪暴遏則下安妖俗止則風淳浮民禁則本正淫祠去  
則教厚幻法息則道明矣夫樂民安下淳風正本厚教  
明道誠聖王當留意賢人宜用心者也國家所在方冊  
坦然明白守失其守弛而不行非書所謂王言惟作命  
臣下罔攸稟令易所謂后以施命誥四方者也執事往為  
負外郎顧天下之冗有六猶嘗憤然扼腕鬱鬱不平足

踏天扉手攀帝階仰首引臆叫吾君而言之是時能用  
執事之策則天下不終日而太平矣今執事為京東十  
八州轉運使十八州其地非不廣也其民非不多也治  
務去十八州之冗以富其地肥其民則十八州富且肥  
矣執事之帥十八州而十八州富且肥異日執事陶宰  
天下天下皆富且肥矣前陳二十六條蓋修舊舉廢而  
已其亦輔治之功萬一惟執事施之若其大者又未可  
一日而談也不宣介頓首再拜

徂徠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徂徠集卷十四

宋 石介 撰

書

上杜副樞書

樞密侍郎閣下一夫不獲若已內於溝中伊尹相湯之志也夫父不得暖其子不獲也兄不得飽其弟不獲也夫不得養其婦不獲也然此為不獲特匹夫爾若夫學堯舜孔孟之道懷伊尹周召之志文足以綏武足以來

仁足以恩義足以教用其術國可以反覆手霸霸可以  
反覆手王被其風薄夫皆可以敦貪夫皆可以廉懦夫  
皆可以立行其教風俗可以反古天下皆可以如嬰兒  
而乃窮餓布衣蟠卧巖石上不得施一毫一髮以致於  
其君下不得施一毫一髮以及於其民貧賤厄縛氣不  
得須臾舒心不得一日樂抱堯舜孔孟之道伊尹周公  
之志老於蓬蒿此為不獲甚矣噫難其人哉泰山孫明  
復先生其人矣先生道至大嘗隨舉子於科名希朝廷

進用以行其志三退於禮部一點於崇政殿知其道不  
與時合不敢復進乃築室泰山之陽聚徒著書間以取  
適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先生是也夫萬物不得其宜  
皆為不獲責工以商之事強農於士之業負陰者使之  
在陽就濕者使之仰高山者使之居澤翼者使之反角  
此不得其宜也如先生宜左右天子發舒其事業流福  
澤於四海樹功名於無窮年四十七而髮盡白棲遲於  
山阿豈其宜也故曰此為不獲也伏惟閣下之心伊尹

之心也有伊尹之心得伊尹之位豈容海內有不獲者乎一夫不獲伊尹如已內於溝中如先生大賢而憔悴巖野閣下宜當如何种放隱終南當時公卿間若故相張公齊賢翰林王公禹偁集賢錢公若水皆極力援薦故太宗一降鶴板之命真宗三詔遂起至今以為國家希曠之事先生之道無謝明逸閣下之心豈讓於數公哉惟閣下留意先生山中所與往來游好者故王沂公蔡二卿李秦州孔給事今李丞相范經畧張雜端明子

京富彥國士建中張方平祖無擇執弟子禮而事者石  
介劉牧張洞姜潛李溫明子京頃年罷京東轉運使入  
朝在殿上舉先生經術道德乞賜召用沂公蔡孔意尤  
厚未及言而沒雜端安撫迴嘗許論奏閣下今能薦之  
於上數公之美收於閣下矣州縣吏麓俗可憎鄙不知  
經不涉道但能任巧智辨一獄用材力幹一務如介等  
輩者閣下所舉幾百人矣舉一有道上有以佐君父裨  
政教下可以厚天下風俗勸有德而懲貪薄為利不細

閣下無忽狂言不次介頓首

上李雜端書

雜端執事魏文公曰願為良臣不為忠臣良臣身獲美  
名君受顯號子孫傳福世世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  
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蓋樂得堯舜而事之也夫稷  
契皋陶能得其時其道易行也龍逢比干不得其時其  
道難行也以堯舜為之君稷契咎陶為之臣朝立敢諫  
鼓進善旌誹謗木闢四門達四聰明四目言有不從之

乎諫有愾乎故身獲美名君受顯號桀紂為之君雖龍  
逢比干為之臣滅德作威敷虐萬方焚炙忠良劓剔孕  
婦言有從之乎諫有納之乎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然  
堯舜為之君其道易行也必有稷契咎陶而為之臣其  
道乃行故身受美名而不讓桀紂為之君其忠難行也  
必有龍逢比干而為之臣其忠乃立故身受誅夷而不  
避稷契咎陶非擇其美名也龍逢比干非欲其誅夷也  
盡為臣之定分惟忠是求守事君之大義惟禮是蹈雖世

有治亂君有昏明為臣之分事君之義有去就乎忠可  
廢乎故龍逢比干效死而不廢忠書曰為君難為臣不  
易文公於此所以惕懼而極言也今天子神明睿武負  
義軒之姿道德過堯舜雄毅似禹湯靜專而動闢淵默  
而雷聲一朝崛然立起於軒墀之上獨任萬幾視前日  
政有紊綱紀者一發號令正七條事越五日又罷八御  
藥官頽風掃焉權臣屏焉教化政令自天子出焉又三  
日引河陽舊相公居廊廟以總大政任元老也取青州



牧天章閣范公領中司以執憲法用正人也召閣下自  
河北轉運使入霜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博士  
范仲淹為諫官以司獻替開言路也倬哉雄斷睿畧深  
謀大智其三王之舉也執事懷王佐材畧魁閎亮直揭  
於朝右得堯舜之主而事之其道固易行也使身獲美  
名君受顯號獨讓稷契咎陶乎願為良臣獨無魏文公  
之盛心乎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執事冠獬豸簪白筆執  
天子法繩內外九品官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傳曰見

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焉夫日月天之目也  
日月沒氛侵掩六合天為之昏日月升烟霧卷四遐天  
為之明御史君之日也御史曠厥職佞邪蔽九重君為  
之昏御史舉厥職姦宄竄四夷君為之明執事職彈舉  
日正色立於朝持天下綱紀肅正朝序無使佞邪蔽君  
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正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  
則天下四海無不正者矣惟執事思厥職知所任既克  
思既克知又克行其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言不勝其任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執事始以直道進亦以直道終善之善者也無干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議所望於執事也介嘗聞於稠人廣衆中舉天下忠蹇骨鯁之士則以執事為首天子聰明睿智察搢紳中能直言敢諫剛正不撓亦謂無過執事故天子發於精誠外取執事處於憲臺以持天子綱紀天下聞之皆曰天子能得人亦曰執事能稱職介忝嘗被大賢半顧之遇懼萬一有所不副天子

意失天下名俾天子暨天下皆失知人則括之明敢告之於初惟執事聽納焉

與士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徂徠石介謹致書士君茂才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以安橫流以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瘡痍未合周公踐阼攝政方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禮作樂以成太平幽厲失道天下凌遲孔子絕糧於陳削迹

於衛伐樹於宋歷聘七十國而不得用刑詩書定禮樂  
贊易象修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三聖人固已  
勤矣固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息民患也行聖道也孔  
子既沒微言遂絕揚墨之徒充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闢揚墨說齊宣梁惠王七國之  
君以行仁義炎靈中歇賊莽盜國衣冠墜地王道盡矣  
揚雄以一木支扶之著太玄五萬言以明天地人之道  
作法言十三篇以闡揚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之道掃

地而無遺矣生人之命遂絕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三篇于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蠹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憤然於千百年下孤力排毀不避其死論佛骨貶潮州八千里而志彌懃守益堅斯四賢者亦以勤矣亦以勞矣然而卒不憚者亦以息民患也行聖道也蓋古聖賢方其天下未寧生人未安聖道未明以為職在於已不敢安其居也方今正道缺壞聖

經隳離淫文繁聲放於天下佛老妖怪誕妄之教揚墨  
汗漫不經之言肆行於天地間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  
道孟軻揚雄之文危若綴旒之幾絕先生不救吾徒豈  
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聖賢遠矣亦當窮精畢力而後  
已庶幾其道由吾徒而粗存猶愈於不為也足下生民  
之先覺者也適水者天下之人西而足下獨東矣蓋滄  
海之所在也適山者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足下獨之  
魯矣蓋泰山之所處也適於東須至於海至於海必涉

其深然後知水矣之於魯須登泰山登泰山必窮其高  
然後知山矣適於東不至於海如不東矣至於海不涉  
其深如不涉矣之於魯不登泰山如不之魯矣登泰山  
不窮其高如不登矣况其中有中道而將止者乎介幸而  
不從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獨隨足下其援我乎我其  
躡足下履牽連挽引庶能至焉慎無為半途而廢者不  
宣介再拜

與張洞進士書



六經皆出孔子之筆然詩書止於刪禮樂止於定易止於述春秋特見聖人之作褒貶當時國君世臣無位而行誅賞不得如黃帝伐蚩尤舜流四凶禹戮防風周公殺管蔡明示天子之法於天下也故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雖七十子莫能知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亦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至漢大儒董仲舒劉向晉杜預唐孔穎達雖探討甚勤終亦不能至春秋之蘊六經詩易春秋為深詩有文武之政周召之

迹列國之風卜商之說易有伏羲文王之叙推之差易見獨春秋專出孔子之筆故曰君子之於春秋終身而已矣明遠始受業於子望又傳道於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為論十數篇甚善黜三家之異同而獨會於經子固已拳拳服膺矣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根莠而塞菁英出紅塵而磨蒼蒼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於春秋其將為諸子師明遠勉之不宣介再拜

上王沂公書

九月一日南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  
介謹頓首百拜獻書於資政僕射沂國公閣下頃年相  
公鎮守青土介嘗一拜麾下後一年相公移城大魏道  
出於鄆介時為鄆吏復一謁路左相公自洛還京首拜  
樞府介時在睢陽實曾妄納芻蕘相公再歸政府介復  
冒陳狂簡在青與鄆相公俱賜燕坐教以仕官為政之  
大方及後兩肆瞽言進愚說相公亦廓然見容不賜罪  
戮介又嘗上疏天子妄議赦書帝赫斯怒禍在不測相

公從容救解不置於法斯介受相公陶鈞長養實為厚矣犬馬猶知有報恩况頂天履地手執卷口誦書被仁義忠信之名知堯舜周孔之道反不能竭區區之心効鄙夫之知答其一二又念相公初事先朝皆以直道爰相今主罄於忠心一登鴻樞再居冢宰兩罷政事佩侯印終始一節貫於金石君臣同德人無間言史官禿毫刊硯書功不足儒生磨石灑墨紀德非暇豈復容不肖之介有所進說於前也雖相公運大鈞執大柄通二十

年賢者獲進不肖者退鄉里獨有一趙師民相公待之  
素厚知之素深竟不得進一階天下之士竊有怪之者  
或曰相公陶養萬物平均四時顧天下有一夫不獲一  
物失所若已內於隍中豈獨遺於師民也蓋嘗聞於相  
公以與師民同鄉里遠嫌避謗故不敢薦非相公遺之  
也介聞之甚疑決知非相公之語夫廟堂之上舉制度  
出教化施誥命行賞罰進百官退百官宰相之任一  
言得失繫四海之安危一令臧否繫社稷之休戚舉一

制度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舉出一教化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出施一誥命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施行一賞罰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行况進百官退百官耶合天下之大公也雖其親昵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曰疏遠人不謂之公令其子弟苟有如稷契皋陶曰吾避嫌不敢舉豈公天下之心乎是私已而忘國家顧一身而遺四海也今但蠻夷僻陋取一人舉之其人不賢曰吾不私親豈公天下之心乎是私已而忘國家顧

一身而遺四海也夫天子端居深宮不能盡知天下之賢不肖乃與宰相進退之進賢退不肖皆歸諸天子而今相公乃謂恩與怨皆在於己其私甚矣相公服膺古入之道豈不知進賢退不肖歸諸天子而謂舉一師民以同鄉里為嫌介故曰決知非相公之語也且師民天下知其有學問有實行師民昔未仕居臨淄故曹大尉瑋滕給事陟今彭門相國與今大參韓侍郎相次領青州皆謁見其人遣客敦勉願一致門下識其面目及召

試禮部時故翰林劉承旨馮侍講及今叅政公韓石二  
禮部同司衡四公久籍師民聲譽特署師民生席俯都  
堂下來一見其標采師民每行通衢間四方之士環繞  
觀之入試貢闈則諸生皆閣筆從其後求釋其題義李  
冠廣場中傑傑然露角頭者也就師民質疑焉冠剛褊  
自伐未嘗許可人每談師民不容口故僕射孫公號為  
鴻儒碩老服師民學問博以為已所不及今南京夏尚  
書自謂當世人傑尤少所許與每稱師民以為盛德君



子孫則嘗辟師民在魯學中夏在青州以兩子受經師  
民在南都又奏入幕府南都之奏有曰文學德行罕有  
倫比當改安撫之任時又以京東士吏之賢者徧稱之  
於上獨師民得文學之目張諫議傳恭謹畏慎亦嘗薦  
師民之長至若明刑部鎬張工部錫程職方賁宋按察  
夏實有風采並舉師民之學請備天子顧問然則上至  
公卿大臣下及遠方士人莫不知師民之有學問有行  
實也相公當天子前昌言其人之能請天子置在文林

書殿中師民之博學多識廣聞強記其不負相公之舉  
明矣公卿大臣亦必皆曰相公舉賢也非私鄉里也相  
公宜舉而不舉竊有惑焉介狂狷好妄言而有位不見  
聽納但得沽激好名躁進之論父兄教戒親友勸諭以  
為未得其政不若蓄之於身待其當位然後施之於事  
介省思之亦深以為是今復不能默者竊念師民五十  
歲矣有書萬卷腐於腹中凡百工至賤學得一技人未  
知之猶鬱鬱抱歎伸吟屋下思呈露於天子前以不負

其夙昔之心况師民腹周公孔子孟軻之書懷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三四十年拳擊蟠螫於東海濱未得對天子  
一啟齒其人之心何如也介深痛師民已老東州文人  
如田詔君諒賈殿丞司高端公弁劉節推顏皆連蹇當  
時至老不達後生有師民其蹤迹復如此縱天不祐斯  
文相公其忍棄之竊謂師民孤薄前六七人極力援引  
竟不得進若非相公洪鑪鉅鍤莫能成就介故復冒前  
所言沽激好名躁進言於相公前干瀆台嚴恭俟誅戮

不宣介惶恐戰汗頓首百拜

上王狀元書

狀元舍人君旣執事人在憂患則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然憂患有緩急若夫墜而入井非憂患也走而蹈於火非憂患也陷於鋒刃值於寇亂非憂患也罹於凍饑竄於蠻荒非憂患也沒於河溺於海非憂患也覆於巖石投於湯鑊非憂患也何者夫入井蹈火鋒刃寇亂凍饑蠻荒投河溺海巖石湯鑊不過暴一身於死爾自古

皆有死胡憂患之云哉而乃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是  
苟避死耳丈夫羞為嗚呼石氏自周漢以來至於吾宗  
之八十一年百餘祀自高祖以降至於六世孫七十喪  
咸未改葬此真可以謂之憂患矣不哭號叫訴以求恤  
於人則無以能濟茲介所以數百千里之外聲盡氣絕  
而繼之以泣以告於執事也嗚呼諸侯五月大夫三月  
士逾月而葬謂之禮經是故春秋譏緩葬石氏之葬可  
謂緩矣先人三十年營之至於今年之八月志未就而

先人沒當將終之時制淚忍死執介手以命於介且曰  
汝不能成若翁之志吾不瞑矣故介自受命以來十有  
七月矣未嘗敢一飯甘一寢安一衣暖一飲樂坐不敢  
正席行不敢正履終日戰戰慄慄若懷冰炭若負芒刺  
大懼墜先人之命移天下不孝之罪集於厥躬小子受  
譴於明先人抱恨於幽七十喪之魂無所依歸是用今  
年八月先人之吉歲嘉月也以圖襄事嗚呼石氏自高  
曾以來以農民家居東附徂徠西倚汶有故田三百畝

附徂徠者磽确種不入倚汶者雖肥墳閱歲汶溢為害  
逢歲大有困不滿三百石食常不足賴先人祿賜介又  
幸有秩始逃於凍餒之患先人沒祿賜絕介服喪秩亦  
闕專以田三百畝衣食夫五十之口去年平原出水蝗  
為灾三百畝之田不饜水則飫蝗死者固不可忘生者  
又不可不養先人三十年營所葬之資已為五十口衣  
食之用今茲大事當五十萬不干於有道終不克葬嘗  
聞昔郭代公為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為學糧有

纓服叫門云五代末冀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畧無  
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名柳河東布  
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即搜於  
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夫人皆有施也施之  
宜謂之義夫人皆有恤也恤之遠謂之仁二公之施至  
於漏泉可謂義矣二公之恤及於枯骨可謂仁矣夫德  
莫大於仁義德厚者流必遠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於  
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今介之窮過於彼纓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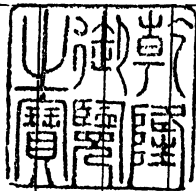
書生者執事能以代公河東仁義拔介之窮而成介之  
葬執事之施固不求報而介德執事也當如何焉惟執  
事念之不次介叩頭泣血再拜

上孔徐州書

徐州諫議閣下聖人之道不行久矣魯周公之國也閣  
下聖師之後也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  
自閣下先故天下常引領望於魯常一心屬於閣下今  
觀閣下於聖人之道可謂能篤勤服行而不倦者也魯

之人則猶有儒言而墨行未盡入聖人之道者魯且如是遽然望天下之一師於道豈可得也嗚呼周公死數千年矣聖師沒亦數千年矣經於秦歷於晉宗梁隋至於五代魯幾何不被髮而左衽矣遭乎老汨於莊韓亂於楊墨逼於佛道幾何不絕紐而墜地也今魯國儒衣冠口誦聖人書者不絕周公孔子之道未盡泯滅閣下復能力行之則前謂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自閣下先其不然乎介亦魯人也有志於道亦常

凜然思有以佐閣下患乎其未能也顏太初魯人也實  
能焉則閣下已得之矣有姜潛故史館與之姪也介素  
所畏服其人存心篤道好學服善樂死忠義能守志節  
亦能佐閣下行道者也閣下俱收之使介三人佐閣下  
道其不行乎然則道之興果自魯始魯能復聖人之道  
果自閣下先惟大賢少留意焉近所著文字數萬言實  
無可觀亦以見其用心也編寫成軌敢寄去輕冒台嚴  
不任戰悚之至不宣介頓首



徂徠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祖徠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孫慰祖

欽定四庫全書

祖徠集卷十五

宋 石介 撰

書

上孫少傅書

百拜獻書於少傅閣下古之人有不幸而生孔子既沒  
之後孟軻尚未生之前前不得師孔子後不得師孟軻  
不歸揚則歸墨矣雖有生當孔子孟軻之時不幸而居  
戎狄之外夷蠻之間去中國遠不得就聖賢而學之服

終左衽而言終侏離矣今有人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如孔子與孟軻者同其里則是生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數萬里獲其師而學之也噫孔子沒七十之徒隨喪聖人之道無鍵鑰扃鐃以固也半有人壞墉撤扉挈之而去則人各由其門戶自出處焉不幸又有穿窬之盜盜之而出於中國之內放諸四夷之外故有楊墨佛老氏之教作焉楊墨佛老之下諸子且數百家乖而離之合諸妖

妄邪誕之說復有縱橫家者雜家者刑名家者小說家者  
儀秦商鞅韓非莊周之徒蠶起而莫之禦也譬諸水出  
瀆溢於防浩然汗漫或入於沱或淪於漢無所屬焉譬  
諸塗背諸夏由諸徑紛然支離或之於夷或之於貊無  
所會焉雖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相與止其橫流頽  
波會於宗源夷其荒棘蕪梗由諸大路一人防之萬民  
失之奔溢流散常不勝防矣一人闢之萬人塞之蕪沒  
榛莽常不勝闢矣故聖人之途多梗韓愈死又且數百年



大道之荒蕪甚矣六經之缺廢久矣異端乖離放誕肆行而無所畏邪說枝葉蔓引寔長而無所收挈正經之旨崩析而百分支離先儒之言叛散而各守之春秋者孔氏經而已今則有左氏公羊穀梁氏三家之傳焉周易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已今則說者有二十餘家焉詩者仲尼刪之而已今則有齊韓毛鄭之雜焉書者出於孔壁而已今則有古今之異焉禮則周公制之孔子定之而已今則有大戴小戴之記焉是非相擾黑白

相渝學者茫然恍惚如盲者求諸幽室之中惡覩夫道之所適從也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揚子曰萬物紛錯則諸經衆言淆亂則諸聖伏惟閣下潛心於仲尼適於堯舜文王明於天地人之際潛心於仲尼適於堯舜文王則為正道明於天地人則為真儒然則聖人之道果不在他人在於閣下也昔孔子居於洙泗之間七十子與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軻則有公孫丑萬章之徒揚雄則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則有程元薛收房魏

之徒韓吏部則有皇甫湜孟郊張籍李翱之徒隨之而師皆能受其師之道傳無窮已顧介何人獨不能從閣下而學乎顧閣下獨不欲傳授於其徒乎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弗協墮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又孟子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互鄉難與言童子見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茅容耕於野等輩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孟敏荷甌墮地不顧

而去郭林宗異之因勸令學皆成德明知介至愚且甚  
不肖比之互鄉童子危坐愈恭墮地不顧者庶幾其可  
勉而至於道也惟閣下進退之小子狂狷愚闇懵所知  
肆其說於大賢人君子其罪不容誅固甘心受戮而無  
悔焉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復逃其誅殛云不宣介皇悚  
戰汗頓首再拜

答歐陽永叔書

同年永叔學士足下獻臣過駐舟上岸見訪以永叔書

為既且驚且愉介嘗自以駑下不敢輒託賢俊之游絕  
望光輝久矣豈意永叔猶殷殷勤勤數幅遠致以相遺  
有以見同年之義彌久而益篤也珍荷珍荷書中且曰  
頗見僕所為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  
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  
夫磴磴然有一節之長也若曰文則未能至作者之髣  
髴豈足當君子之談哉媿畏媿畏書中言自許太高詆  
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此則自救塞目有所未見

也永叔論得僕當朝聞而不俟終日去也有須辨論亦當復之書中又言僕書自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為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自幼學迨於弱冠至於壯積三十年矣歲月非不久也功非不專也心非不勤且至也獨於書訖無所成此亦不能強其能也豈非身有所不具乎僕常深病之實無可奈何少時鄉里應舉禮須見在仕者未嘗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及為吏歲時當以書記通問大官亦皆倩於人有無人可倩時則廢其禮

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此為之不能也  
今永叔責我誠是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爾取高爾似  
不知我也夫好為詭異竒怪以驚世人者誠亦有之皆  
輕浮者所為也則非行道正人篤行君子之所為也介  
深病世俗之務為浮薄不敦本實以喪名節以亂風俗  
思有請於吾聖天子吾賢宰相願取天下輕浮險怪放逸  
竒民投諸四夷絕其本源以長君子名教以厚天下風  
俗今反肯自為之乎僕誠亦有自異於衆者則非永叔

之所謂也。今天下為佛老，其徒嚶嚶乎聲，附合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為楊億，其衆嘵嘵乎一倡百和。僕獨確然自守，聖人之經。凡世之佛老、楊億云者，僕不惟不為，且常力擯斥之。天下為而獨不為，天下不為而獨為，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為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苟必欲取高於人，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軻，揚雄古之賢聖莫如皋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貴莫如行，今不學乎。



周公孔子孟軻揚雄皋陶伊尹不脩乎德與行特屑屑  
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禿毫間將以取高乎又何其淺  
也且夫書乃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在人君  
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近乎執技以事上者與夫皋陶前  
而伯禹後周公左而召公右謨明弼諧坐而論道者不  
亦遠哉古之聖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軻有荀卿  
有揚雄有文中子有韓吏部古之忠弼良臣有皋陶有  
伊尹有蕭張有房魏皆不聞善於書數千百年間獨鍾

王虞柳輩以書垂名今視鍾王虞柳其道其德孰與荀孟諸儒皋夔衆臣勝哉夫治世者道書以傳聖人之道者也能傳聖人之道足矣奚必古有法乎今有師乎永叔何孜孜此乎又謂介端然於學舍以教人為師有率然筆札自為學者所法噫國家興學校置學官止以教人乎將不以聖人之道教人乎將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將不以仁義禮智信教人乎永叔但責不能書我不敢辭乎責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介日坐堂上則

以二帝三王之書周公之禮周時之詩伏羲文王孔子之易及孔子之春秋與諸生相講論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啻離於口也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啻違諸身也教諸生為人臣則以忠教諸生為人子則以孝教諸生為人弟則以恭教諸生為人兄則以友教諸生與人交則以信勉焉率諸生以道納諸生以善毆諸生以成人諸生不學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服乎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思乎忠於君孝於親恭

於其兄友於其弟信於朋友而拳拳然但吾之書法是  
習豈有是哉僕之書實不能也因永叔言僕更學之永  
叔待我淺不知我深故畧辨之云餘俟君子之教不宣  
介白

上范青州書

三月十五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石介謹直書悃悞於青州知府待制閣下新臨朐縣令  
將行其子介竊躍而喜曰大人所治臨朐所屬青州青

州之牧是天章閣范公公朝之正人雅儒名臣冕旒之前廟廊之上議論軒墀肆直而敢言者有公殿閣之間朝野之內風采巖巖凝峻而可瞻者有公公牧青州法令簡而一條教寬而密禁網疎而不漏刑賞清而民服體大而易守制嚴而易行濶達不苛細公日晨坐廳上據几橫膝與諸寮讌語襟度夷雅神情閒曠若無事視凡在庭下立而聽趨而走以百數公臆決頤指在俄頃間各各辨其理而去諸曹戢以翕卷舌趨走承命而已

屬縣束手無事供諭應教而已臨胸僻在州南四十里  
荆榛荒磧之中邑小易治民少易養上承指顧奉行條  
令其無不逮乎大人可安矣曰吾雖守吾廉躬吾勤夙  
夜匪懈其庶幾不廢職然而吾老矣精力衰耗減於前  
日思慮昏憤不及當年家貧累重猶未能棄官歸田里  
覩然面目尸其事竊其祿以飽而宗族其罪大矣苟太  
守不責吾不能掩匿保全不失其位則太守之仁於吾  
也實厚矣介不佞嘗以庸鄙一被大君子之顏色天性

之間悃悃逼切雖冗賤踈遠不佞尚敢鋪之於左右閣  
下將罪之乎雖罪之亦不敢辭不勝人子之職誠干冒  
威嚴惶悚不宣介頓首再拜

與祖擇之書

濟南通理廷尉評事足下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  
唯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唯泰山明復先生  
自周以上聖人若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皆有  
天下獨孔子無位身為旅人聘七十國卒不過乃遭厄

陳畏匡削迹伐樹之困自周以下賢人若孟軻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荀况三為祭酒再為蘭陵令揚雄仕至執戟仲淹河汾之間有田有廬吏部官登侍郎立淮西功甚矣獨先生四十九歲病卧山阿衣弗充食弗給日抱春秋周易讀誦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上無升斗祿以養妻子中無諸侯名卿賢相以相慰薦下無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以供伏臘可謂窮矣然孔子之窮窮於無祿不窮於所以為孔子者先生之



窮窮於身而不窮於道烏得謂之窮乎今夫衣弗充食弗給不足以逃饑寒之憂而且再世未葬亟謀裏事彼衣衾棺槨不具日夜涕泣仰天悲嗟此所謂先生之窮也先生窮於身而吾曹窮於勢力不能致先生於泰擇之以文章命世登甲科通理列郡有富貴之基公相之望在吾曹間擇之若有勢力者故敢以先生之窮告於擇之惟擇之窮勢力而後已無使先生終否不宣介再拜

與君貺學士書

狀元監丞閣下介守官在鄆及來南都客車齟齬從京師來說皇帝親臨軒第一榜狀元君馳文章聲軒軒歷南制宗老儒師明道二年皇帝舉數十年已隆之典紹神宗丕赫之盛禮躬行東郊耕籍田典籍之臣翰墨之士逮天下濡毫奮英稱文人者屬屬接踵趨丹鳳門上長幅鉅軸游揚歌頌今上之休烈偉蹟者十有餘篇殿中第其次狀元君在第一昨日潘公佐見過又袖閣下

與嚴上人臺集序相示淵深純粹雄壯高拔格如唐柳宗元劉禹錫意若到韓退之吏部柳仲塗崇儀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克嗣吏部聲烈張景僅傳崇儀模象王黃州孫公亦未能全至崇儀賈公疎劉子望又零丁羈孤不克振故本朝文章視於唐差別復自翰林楊公倡淫辭哇聲變天下正聲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曠曠晦晦不聞有雅聲嘗謂流俗益弊斯文遂喪恐恐焉大懼聖人之道絕於地欲以一毫髮一縷絲維持之誰其

能施一毫髮一縷絲力且道之重也不以非常力莫能  
舉之孔子下千有餘年能舉之者孟軻氏荀卿氏揚雄  
氏文中子吏部崇儀而已豈一毫髮一縷絲力所能維  
持之哉故常思得如孟軻荀揚文中子吏部崇儀者推  
為宗主使主盟於上以恢張斯文而不知有盟主在目  
前乃汲汲焉狂奔浪走數千里外而訪以尋之未得且  
臨滄忘食中夜泣下謂斯文必墜不能使聖人之道大  
開通而無榛塞也狀元力排貶斥淫辭哇聲獨以正音

鼓唱乎羣盲衆迷將廓然開明乎天下耳目而早以文章得狀元於天子今文章聲琅琅落天下不三四年翔翔入西掖代天子作訓辭制命號令乎天下鼓動乎萬物年不過三十當論道巖廊凝猷鼎席熙帝謨代天工躋海內太平主盟斯文非狀元而誰噫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能得聖人之道止能維持之而不絕乎地時無君已無位何嘗施其道一二於斯民哉豈若狀元親得赫赫聖天子復旦暮當宰理天下則又能施其道

於吾君致吾君卓然在乎三五之上施其道於斯民薰  
然游乎至和之中嗚呼物極則反斯文之弊極矣非陛  
下聰明神聖如堯舜如禹湯非狀元恢閎偉傑如荀孟  
如韓柳斯文不復矣吾知夫三代兩漢之風追還在於  
朝夕矣區區李唐豈足稱舉哉介不佞學斯文好斯道  
有年矣幸綴狀元之末聞之喜不勝急寫數百言致於  
閣寺以賀斯文不墜於地矣且賀聖天子親臨軒第一  
榜之得人矣不宣介再拜

上孫先生書

先生座前王十二來辱惠長歌褒借過實豈所克當讀  
之赧然汗下且曰攘臂欲操刀仗戈力與熙道攻浮偽  
此得介之心誠不敢讓然熙道淳深介實淺近若筆力  
雄壯俊偉坐周公之堂與鼓軒雄之文辭則俱不敢望  
先生斯道使先生與熙道為元帥介與至之明遠被甲  
執銳摧堅陣破強敵佐元戎周旋焉雖三戰三挫於搏  
俎之間介知必克捷矣然後梟豎子輩首至於麾下使

斯文也真如三代兩漢過於李唐萬萬使斯道也廓然  
直趨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介嘗自視身不滿七  
尺見人語呐呐不出諸口被服儒衣冠舉步趨蹌為書  
生於斯也身自視若八九尺長方目廣額體被犀甲頭  
戴鐵盔前後馳十萬騎膽氣雄烈無所畏恐故嘗自道  
吾年纔三十吾心已不動誰謂石介剛勇過於孟軻此  
誠敢自許也然主斯文明斯道宗師固在先生與熙道  
前書見戒又見先生之存心深且遠矣昔熙道常見誨



去其不得於中而就於中去者常五六而合者僅一二  
有知之甚熟不能即去之也近又得劉公公之道與公  
之心如熙道公亦常以此相教去者八九而合者或六  
七先生直斥其不合使去之求合於中其言深切著明  
又過於劉公與熙道也今自視可盡去而合者幾八九  
介所謂擇乎中庸得善拳拳服膺者也顏子幾自誠而  
明也能拳拳服膺乃亞於聖人介豈敢視前人拳拳服  
膺庶幾異不能期月守無忌憚者矣顧賢人未得進生

民未得泰道未得行如坐塗炭之上不得須臾安火將  
及皮膚不覺時疾叫大號叫與號無他將以救天下之  
皮膚也彼不仁者已既不能救之復怒其叫且號先生  
何如介後始知其叫且號之無益也默焉而已嘗與熙  
道說先生逾四十未有室嗣先大夫之遺體可不念也  
近又得曹二書復言及斯事遠來論之相對泣下非先  
生之事也朋友門人之罪也因思得與數君子同力成  
先生一日事矣今當且與先生足奉祀祭養妻子之具

亦且為先生擇善良以侍巾櫛然後為先生築室於泰山徠問周公孔子之道輔聖君先生如終不起泰山徠泉石松竹可吟可賞以周公孔子之道而自樂焉先生亦何少春夏交許見臨不勝忭喜之至介頓首

與范十三奉禮書

思遠足下辱書謂熙道言天感應為失天至高也在蒼蒼而可仰者知其天也而不可就而測之也天感應不感應不可得而知若取子厚天說為說曰天地大果蓏

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則似不合聖人六經中旨書曰天福善禍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樂天知命故不憂語曰君子畏天命果不能賞功而罰禍乎天說曰致雨返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所謂偶然者則書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指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

若狂僭豫急蒙則反是桑穀共生於朝雉離于鼎禾異  
畝同穎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詩曰貽我來甦火流于屋春秋時周室弱王  
道壞五行相沴彛倫攸斁經書星隕日蝕水災螟傷稼  
皆偶然也子厚直取堯水湯旱而為之說後世昏主暴  
君虐民賊物肆情恣惑天為譴告以示警懼曰堯與湯  
大聖人也猶且見九潦七旱天豈警戒我乎不惕厲不  
修德窮所欲益耗荒天豈不亡之乎見災而懼高宗所

以中興不畏天命桀紂所以覆滅如子厚之說汨彞倫  
矣天感應不感應吾則不知六經夫子所親經手吾取  
聖人之言而言之子厚之說是耶聖人之言是耶下至  
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  
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由感應也夫能行大中  
之道則是為善善降之福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應善也  
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為惡惡則降之禍是人以惡感  
天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所

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天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  
隲下民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  
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  
之道不相離又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揚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  
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  
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乎天人相  
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

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足下思之不宣介頓首



徂徠集卷十五